

广阔天地备忘录(上) 信群 主编

无悔年华

——百名知青话当年

沈阳出版社

广阔天地备忘录(上) 信群 主编

无悔年华

——百名知青话当年

沈阳出版社

广阔天地备忘录(上) 信群 主编

无悔年华

——百名知青话当年

沈阳出版社

广阔天地备忘录(上) 信群 主编

无悔年华

——百名知青话当年

沈阳出版社

广阔天地备忘录(上) 信群 主编

无悔年华

——百名知青话当年

沈阳出版社

广阔天地备忘录（上）

无悔年华

——百名知青忆当年

信 群 主 编



沈 阳 出 版 社

本书为纪念“老三届”上山下乡 30 年而作！
本书献给曾在广阔天地奋斗过的人们！



《广阔天地备忘录》编委会

主 编	信 群		
常务编委	于立源	于立波	王 莉
	石海鹰	岑仲清	冯守哲
	信 群	滕建民	
编 委	于立源	于立波	王 莉
	石海鹰	宋惠曾	林 勇
	吴 平	李继红	李新秋
	宋亦兵	佟玉成	陈素文
	信 群	徐寅立	冯守哲
	张晓舟	程世平	凌仁楠
	罗惠恒	袁国良	岑仲清
	滕建民	赵怀烈	郇中建
监 制	韩永言	封兆才	

写在前面

读者朋友，您是知青吗？您的儿女有上山下乡的吗？您是知青的后代吗？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您年长还是年少，都会与知青这个题目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为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曾有过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几乎影响到全国的每一个家庭。

呈献在读者眼前的这部《广阔天地备忘录》正是展示新中国第一代儿女可赞、可叹、可歌、可泣的人生记录。这是一部用情与爱、血和泪铸就的书，是一曲用悲欢离合、奋进拼搏，真切感人的生活编织起来的难忘的歌。

人们都不会忘记三十年前的1968年，当时全国城镇的66、67、68级（老三届）在校高初中毕业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义无反顾地走向广阔天地。从此直至1979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累计达1600余万人。当时的辽宁省，“老三届”乃至以后的各届中学毕业生，基本上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到农村去。在辽宁省，十年间累计上山下乡的青年达209万人之多，名列全国之最，占全国知青总数的八分之一。这批人在广阔天地里经历了一段热情执著和寂寞困苦的生活，他们的曲折跌宕的命运也牵动了千家万户。如今，当年的姑娘、小伙都已过不惑之年，在

“老三届”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他们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首往事话当年。

本书撰稿人以辽宁知青为主。如今，这些作者中的大部分人已退休、下岗，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最平凡普通的一族，他们所言之事都是感人肺腑的生活杂记，不折不扣的普通百姓的故事。本书中的大部分作者为首次写稿，他们虽然缺乏文学素养和写作技巧，但文章却具有实话实说、真挚凝重、行文畅达自然的特色。

本书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无悔年华》汇集了140余位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忍饥受冻、苦中求乐、奋发图强的生活片断，篇篇能把人们拉回昨天，唤起对过去的思念；篇篇能体现当年知青吃苦耐劳、积极向上的风范；篇篇能道出他们历经磨难却无怨无悔的胸怀；篇篇能让人感受到他们对广阔天地的眷恋。下册《岁月留痕》记录了近百位知青当年的思维方式、当年的理想与信念和当年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那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封封残破的书信，一本本珍藏的日记，一首首热情奔放的诗篇，无不真切地再现了共和国第一代人的风范。

编辑出版这部书旨在真实地再现历史，为后人留下一份可靠真实的资料，让今天的人们了解实实在在的过去，从中悟出人生的真谛。

编 者

1998年8月

目 录

鲁晓晨	那个时代没有泪·····	(1)
嵇立群	插队生涯·····	(12)
刘大鹰	知青生活三味·····	(22)
李 平	感受乡村·····	(26)
甄全山	我爱碱地村·····	(34)
季庚新	悲壮的创业队·····	(38)
佟玉成	泪洒盐碱地·····	(44)
于立源	货郎屯往事·····	(48)
沈迪臻	故乡·····	(53)
韩 克	写在心灵的岁月·····	(55)
相桂玲	往事如梦·····	(61)
郇中建	看秋·····	(64)
赵长胜	开荒种稻·····	(67)
张润怀	清河放排·····	(69)
丁为民	我在农村当猪倌·····	(72)
高玉宝	收获·····	(74)
史玉明	出麻·····	(77)
郝桂华	我的长辫子·····	(80)
常效凡	震后的留影·····	(83)
李 澍	初登讲台·····	(85)
邢亚军	入党·····	(87)
孙振芳	“革命化”的春节·····	(89)
关雪莲	中秋夜·····	(92)

于立波	伤痕	(95)
肖 颖	挖河泥	(97)
大 罡	孤独者的“伴”	(100)
黄维诚	在报道组的日子	(102)
谈四敏	暴风雪之夜	(105)
乔美兰	小满	(109)
刘 莹	小青	(112)
吴庆新	小芹	(117)
王晓华	铁子哥	(122)
毕玉仁	我心中的丰碑	(124)
赵哲明	怀念郭军节	(127)
赵文秀	嘎子的死	(133)
张玉华	送战友	(136)
高援军	一双布鞋	(138)
李建国	憾事	(140)
于忠民	羊毛背心	(143)
姜淑芹	关怀	(145)
王 伟	房东大娘	(147)
伦懋廷	“堡垒户”——我的恩人	(149)
丁宝华	一次“恶作剧”	(152)
赵惠君	桂贤慢走	(154)
李 丽	亚洁	(157)
姚 琦	“乐陶陶”一曲成绝唱	(160)
程力夫	难忘的欢乐声	(162)
郭伟民	一只耗子的代价	(165)
戴丽华	插队点滴	(168)
赵浩春	迷山	(171)
张学娅	学唱“革命样板戏”	(174)

魏树海	“乐子”六记·····	(177)
刘晓明	饺子案·····	(180)
罗惠恒	井中脱险·····	(183)
高 燕	无票乘车·····	(185)
刘宏伟	午夜脚步声·····	(188)
吴建宁	“鸡尾酒”的故事·····	(191)
安 利	青春记忆·····	(194)
朱进文	那年我二十三岁·····	(196)
张 伟	知青小品二则·····	(199)
邱 克	瞬间·····	(202)
蔡 瑜	乡间真情·····	(206)
郭俊英	昨天·····	(209)
王振家	修水库·····	(213)
霍明娟	二十岁那年·····	(216)
李敬华	探家之路·····	(218)
萧 琳	风声·狗叫声·····	(222)
屠希君	知青文艺宣传队·····	(226)
肖琪坤	大刘的手表·····	(229)
刘钟宁	扭秧歌·····	(233)
鲍志义	孙大叔·····	(235)
张 建	毒花生·····	(239)
艾 萍	傻事·····	(241)
张 建	点长老曾·····	(245)
苏秀琴	房顶的广播站·····	(248)
李存山	青山务农词·····	(250)
曹 琦	山魂·····	(257)
李文刚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263)
宋慧曾	从脸盆想起·····开河·····	(269)

唐雪珍	苦乐年华·····	(272)
张 莉	带着泪光的回忆·····	(275)
李松涛	知青岁月·····	(277)
陈铁枫	昔日风采·····	(286)
李 义	回首往事话当年·····	(289)
郑宝光	绿荫下面说书乐·····	(294)
林 莉	雪夜·····	(298)
康洪宇	芦苇荡里的秘密·····	(301)
白维民	山村, 那段往事·····	(304)
马风云	暴风雨的洗礼·····	(307)
陈艳英	救火记·····	(309)
韩 靖	我的大学梦·····	(311)
王翠芳	那片山·····	(315)
王慧晶	打井·····	(317)
郭英芳	玉华姐·····	(319)
凌仁楠	宁夏三年·····	(321)
郑玉香	山沟里的家·····	(324)
张维英	思念·····	(326)
王洪宝	一只大白鹅·····	(329)
王雅琴	磨米·····	(331)
武建华	坐马车·····	(333)
赵大勋	黑土情·····	(335)
李文和	广阔天地乐无穷·····	(337)
宋晓莉	猪和猫的故事·····	(339)
林 立	往事杂记·····	(342)
韦 冰	回家之路·····	(345)
于无瑕	往事·····	(348)
戈 扬	拔麦子·····	(351)

李玉琴	特殊的朋友·····	(353)
张子跃	两件小事·····	(355)
王锦生	再教育的第一课·····	(357)
王淑珍	忘不掉的她·····	(358)
杨克勤	月琴响叮咚的岁月·····	(360)
姜锦秋	帕帕·····	(362)
周天赤	马大哥·····	(364)
周锦云	真情·····	(366)
李树轩	一本珍贵的日记·····	(368)
杨长范	路遇·····	(372)
刘 玮	姐姐·····	(374)
庞忠兴	一顿饱餐·····	(376)
周 晔	略施小计·····	(378)
孙宝鼎	一次高考·····	(380)
尚艳春	只不过是梦·····	(383)
杨树人	恋情难断·····	(393)
石海鹰	乡情·····	(396)
周健人	我的大寨之行·····	(399)
李立群	青春有“悔”·····	(407)
杨 林	好大一阵风·····	(409)
刘静彦	绿叶·····	(411)
李继红	千山雨·····	(414)
李声远	追求·····	(422)
李晓霞	哦，那条土路·····	(426)
吴 琛	少年初识“愁”滋味·····	(428)
徐寅立	村边的小河·····	(433)
葛 北	平常一段歌·····	(435)
郝春华	教训·····	(439)

郭化一	美丽的山，善良的人·····	(441)
李振海	不见了那片芳草地·····	(446)
刘显华	跨越时空的问答·····	(449)
蒋惠明	母亲的记忆·····	(452)
于兆华	我唱《跟着共产党走》·····	(455)
魏琛文	重返青年点·····	(457)
齐世明	流泪的除夕夜·····	(459)

那个时代没有泪

——知青生活杂忆

鲁晓晨

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苦难的岁月，时间走得慢。这大概符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同样，慢走的历史，印象难忘。

当历史曲曲折折走到今天的时候，用改革开放的眼光回忆那个年代，一个“左”字可以概括了一切。尽管我们还有理由埋怨现实生活中仍有很多“左”的东西。但是，历史这个真的不沉的“泰坦尼克”，正是从踏碎“左”的坚冰中航行过来的。

回忆那个年代，的确不堪回首。虽然有无怨无悔的坦然，但也有“荒唐的心病”。所以，写这段生活的确不单单是为了回忆，而是在解剖一个年代，解剖一代人。

尽管所用的事实是零七八碎的……

镰刀 斧头

我下乡的地方是辽东山区新宾县。来到农村，放下行李，安顿好住处，生产队长大胡子给每个男青年发了一把镰刀和一把斧子。女知青则只是一把镰刀。

“为什么我们没有斧子，知青安置费没有男女之别，可你为什么轻视妇女？”女知青中的忿忿者把大帽子抡起，颇有红卫兵小将“横扫一切”之势。

可惜那大胡子队长文化不高，听不懂，也不在乎什么帽子，只是从喉咙里骨碌出一句：“俺这没有女人上山打柴，除非寡妇。”可女知青们不依不饶，于是一人也领了一把斧子。

没多久，地了场光，庄稼入仓。山区冷得早，11月初就下雪

了。当我们这些城里孩子还饶有兴趣地打听如何跟踪抓兔子、下套套孢子、药野鸡时，为过冬而必须进行的打柴禾开始了。

说起来让人心痛，所谓的打柴，就是砍树。村里的男子汉，吃了早饭，拽个小爬犁，上山了。那几个女青年，由于人人争到了斧子，有心不去受这份累吧，又怕太没面子。于是在男知青的嘲讽下，也拎着斧子上山了。

山路不好走。近处的山头树少了，大家只好扎上绑腿趟着雪往沟里走。没多久那几个女青年跟不上了，但仍在男青年的戏谑下硬挺着。

那时山里人打柴禾还挺挑拣，椴树、杨树等软杂木不稀罕，专找硬杂木，比如柞木、楸木、黄菠萝、水曲柳等，因为“那家伙抗烧”。

领着我们干活的于组长（在生产队长之下，领着人干活的人，被封为组长），一路介绍着把我们领上了山，说了声“干吧”，大斧子抡起，一颗烟的功夫，“顺山倒”，一棵小水桶粗的柞树放倒了。于组长麻溜地踩上树干，大斧子一甩，啪啪几下子，树杈乖乖剃下，边干边说“这破玩意不要。”然后用那根麻绳在树干的大头一端系了一个越拽越紧的活扣，把绳子另一端往肩上一扛，说了声“我下去了”，一猛劲往山下连跳带窜地跑去。那树干跟着他顺着雪坡蹭蹭而去。

这一连串的演示，把我们惊呆了。这个于组长身材干瘦，不足一米七的个儿，浑身几乎见不着什么肌肉，可这活儿干得真麻利，用他的话说“有干巴劲”。

我们开干了。当然不敢找那么粗的树下手了，多半拣个比碗略粗的砍了起来。这斧子，东一下，西一下，半天也没撂倒那树，头上早开锅了，狗皮帽子甩了，手也隔着手套磨红了。

“低点儿砍，也多出点柴呀！这树茬这么高，白瞎了。”不知什么时候于组长已站在我身后了。我趁机喘口气和他搭话。

“怎没见那几个女战士呢?”

“熊了，在山根找了个椴树熊（当地人因椴木材质松，不愿用来烧火，称之为椴树熊），砍了几下也没砍倒，知道斧子不是好玩的，扔下斧子回家了。说是看你们挺累的，早点给你们做饭。”

“哈哈，哈哈！”我们哥儿几个都乐了。

歇气的时候，我卷着于组长的烟荷包里的草料问他：“大哥，这树就这么砍，没人管吗？”

“谁管呢？山是集体的，你不砍，他也砍，人不能不烧火做饭，不能不烧炕取暖呐！”

“上边不是不让盗砍乱伐吗？”

“听他们吆喝就不种地了。祖辈里就是这么干的。”

“那庄稼秆棵不也能做饭吗？”我还留着中学下乡劳动时对沈阳周围平原地区的印象。

“噫！咱这山沟沟，打的庄稼不够人吃，产的秆棵不够牛吃，不放大柴咋办？”他叹了口气，又说：“你们才来，只能砍这湿柴，我们早在春天就撂倒在山上了，晒一夏天，下雪后再拽回家，干的好烧。”

后来，我们果然在别的山头上看到成片被放倒的大树。尽管可能是有主的，我们还是没管三七二十一拽到青年点用了。据说那主人虽知道柴被我们“偷了”，但不敢声张。因为一方面他们已知道放大柴不能算对，另一方面他们听说“这城里知青厉害，会搞阶级斗争”。

就是在那混沌的年代，大斧子一抡，我省东部山区的好林子一片片光了。当后来有识之士大呼“莫把辽东变辽西”时，我们心里很惭愧。几年前我有机会路过那里，知道斧子很少派用场了，一是树少了，二是有电锯了。可是直到不久前看电视台报道我省东部山区致富时，仍在大念“靠山吃山，加工地板”时，心里真是痛得很。

山上的坟

村里东队再向东，迎着公路，有一座小山岗。岗上孤零零有一座小土坟。这里长眠着我们的一位知青战友——大成。在这由我们精心选择的“面向东方早得日，地处高山眼界宽”的环境里，他背枕青山，耳听车喧，已经安睡了二十八年。

那年，他才十七岁。

前年校庆后，他们班的同学租大客车回访了“第二故乡”，并且在他的坟前沉痛地悼念了他，难以诉说的感慨萦绕心头。

大成是初一年的学生，我们下乡同在一个村，但与我没在一个生产队，只知道他为人极厚道，不善言谈。

大约是在下乡的第二个夏天。那天，暴雨倾盆，箭杆般的雨柱打得泥土掀浪。很快，山洪咆哮着滚满了村前的干河套。村里敲钟了，要求各队巡河护岸，排出水障，使洪流通畅。我们这些青壮年跟着几位“五·七”战士冲在前面……

忙活了一上午，我们队歇工了。哥几个坐在西岗上的青年点门前，端着大楂子饭，边吃边眺望。忽然发现东队那边有一根电线杆被洪水涮空，岸基倾斜了。电线杆如果倒在水里究竟会给村里带来多大麻烦，当时没人知道。只是人们觉得不行了，有危险，“必须”要到河对岸去把变压器下的闸门拉下。在老乡们的殷切目光下，“五·七”战士同意让两个知青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西队的知青，正是在吃饭时远眺了这一切。只见两个知青，一人饮下一碗酒，脱去上衣相继下水。但是山洪的冲力是他们始料不及的，转眼间一个没影了，另一个被急流冲到对岸勉强抓住岸边树枝，才得以上岸。

“不好了，出事儿了！”大家扔下饭碗跑下坡去。

现场忙作一团。顺流跑下去很远的几个年轻人回来说，没见人影。岸边石头上，那两个“五·七”战士呆坐着，目光直勾勾

盯着浊流，赤脚黄泥，怔怔无语。

离开现场回去的路上，我们青年点里的那位小老弟贴着我耳根说了一句：“如果你在场，这活儿就是你的了。同学们都说你的水性好。”我心灵深处不禁打了个寒战。用生命去搏击山洪，目的只为拉下电闸，有必要吗？即使电线杆倒在水中，保险跳断，村里的损失也就是停电一两天（全是民用）。山洪一两天退去，一切尽可恢复。可是这些“活思想”，我是不敢声张的。那时谁愿意成为“正确思想”的对立面呢！况且报纸广播中那个“知青英雄”金训华不就是扑向洪水吗？于是有人要为“正确思想”付出生命，无论是谁……遗憾的是当时绝对不会有人出来说“不”。

那个被水冲走了的便是大成。几天后，大成的尸体在下游的平缓处找到了。他的父母赶来了。憨厚的老人泣不成声，但没有一点非分的要求，只想按照他们的心愿把大成埋葬在东头的小山岗上。

干部让我写的报道稿在县里广播了。

追悼会上，公社和邻村的代表来了，委托我写的悼词由别人念了。大字不识的老支书走到我跟前悄声问：“让我讲话，说点啥？”

我说：“就说大成是我们贫下中农都很喜欢的好知青，他的死重于泰山。”

老支书讲话时第一句意思表达无误，但第二句他把泰山说成村里的“前山”了，因为他不知道泰山为何物。

而后，村里依旧宁静。

偷鸡摸狗

在同村的知青中，我们这个点都是同班的高中生，自然文化水平和修养要高于初中生。下乡不久，村里的人就传开了：“东队的青年偷人鸭子、鹅。好家伙，他们到河套，见旁边没人，就拿镰刀照鸭子头一砍，然后裹在大衣里，拿回去炖吃。”那会儿，我